

ISSN 2414-4746

MODERN VECTORS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UKRAINE
中国与乌克兰科学及教育前沿研究



2022
ISSUE № 8

ISSN 2414-4746

MODERN VECTORS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UKRAINE

中国与乌克兰科学及教育前沿研究



**State institution “South Ukrainian National Pedagogical University
named after K. D. Ushynsky”**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2022
ISSUE № 8**

Odesa, Ukraine

Harb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王雨薇

国际汉语教学专业文学硕士

乌克兰南方师范大学孔子学院志愿者教师

敖德萨，乌克兰

基于《汉语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思考与分析

本文主要以吕必松先生《汉语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第四章至第八章为分析内容基础，对其中部分内容展开以下分析及讨论：针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语言教学、词汇教学、语言要素教学、言语技能及言语技能训练四部分展开基础分析，讨论不同学派教学方法异同并提出具有理论依据及实际操作意义的教学建议及部分创想。

关键字：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语言教学，语言要素，言语技能

吕必松先生《汉语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动态观察并解释了语言规律、语言学习规律和语言教学规律，并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语言测试等教学活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该书中所提到的“字本位”、“组合生成”和“二合机制”新的教学路子和教学方法的语言学基础，对国际汉语教学实际操作中存在极大的借鉴意义，本文主要针对语言教学、词汇教学、语言要素教学、言语技能及言语技能训练四方面展开思考及分析创想。

一、语言教学

汉语难学一直存在两种误解：“第一种是拿学习非亲属语言跟学习亲属语言作比较。第二种是汉字和汉语教学不得法所造成的负面效应”。李泉（2010）指出“在汉语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明确反对‘汉语难学’这种既缺乏

科学依据，又不策略，乃至不计后果的说法”。赵元任(1980)提及“任何一种语言及其文字都有自己的特点，第二语言学习者学习不同的方面会有难易不同的感觉。”事实上，任何民族的儿童学习母语也都有感觉难学的地方。书作者提供的这两种误解说明了学习者所处环境、所用时间，教学者的教学方法等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学习者的汉语学习，如果处理不好就很有可能会给学习者留下“汉语难学”的印象。我们认为应该在实践中不断改进教学路子和教学方法，吸引学生兴趣，这样才能使得汉语变得更加容易教学，学生的心理负担也会减轻。笔者认为第二语言教师和第二语言学习者都应树立正确的语言学习难易观。正确的语言学习难易观至少应包括两层含义：(1)各国语言里不同的方面各有难易；(2)学习任何一种语言都不会是轻而易举的，都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持续的热情。

此外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与其他第二语言教学存在不同，因为汉语有自己的特点，例如汉语的名词没有单复数之分，代词没有阴性、阳性之分。这也这就要求国际汉语教师教师需要根据汉语的特点进行调整，改变自己的教学手段和方法而不是照搬语言教学的理论，要懂得灵活变通；而第二语言教学的根本变因中，教师素质和学生素质作为根本变因会直接影决定第二语言的教学效率和成功率，这就要求教育机构在挑选教师的时候要选经过系统训练的专业人才，而不是对所教语言似懂非懂。针对学生素质，有些跟语言学习有关的生理和心理缺陷的学生或老师甚至对此无能为力。诚然，强迫学生学习会起反作用效果，但设想一下如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尽量为这类学生多创造第二语言的环境，设计游戏教学环节，利用调节学生情绪的方法定会对这类学生的学习有所助益，借此达到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效果。范琳，高德新（2005）提到教师在课堂上可以和学生建立共同安全感，缓解学生焦虑，根据学习者不同特点，运用情绪调节策略有的放矢地调节学生情绪。教师在实践中可以根据情绪调节促进学生情知素质的和谐发展。

关于语言教学原则、教学路子、教学方法和教学技巧：语言教学的教学原则是教授语言的法则，它是不能更改、创造；教学路子则是教学原则的具体体

现，但其可以被人工设计；教学方法是在教学原则指导下具体训练的方法，教学技巧则是由上课老师掌握，比如怎么做课堂导入以此吸引学生兴趣等。笔者认为，教师在进行第二语言的教学时，需要在教学原则等指导下进行，而不是随意发挥。通过教学路子、教学方法的指导，设计灵活适用的教学技巧，这样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词汇教学

词汇教学在国际汉语教学中是重要的教学环节，词汇量或多或少都可以影响学生的汉语阅读及交际水平；汉语独特性使得词汇之间的共性较少，需要靠教师系统教授及学生有意识的积累。那么针对不同阶段学生所使用的词汇教学方法也不应当是一成不变的。

汉语词汇教学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三大流派：基于词本位的教学流派、基于字本位的教学流派及语素教学流派。吕必松先生根据汉语的“字本位”特点提出“组合汉语”理论，并将其同汉语理论、汉语教学路子和汉语教学方法联系在一起，其中基于汉语教学应当以“字”本位进行教学较有争议。在二语习得中，汉语教学一直沿用印欧语系研究体系及教学方法，因此以“词”本位教学影响深远，词本位教学流派认为在现代汉语中词是语言中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有音有义的语法单位，所以词汇教学理应以词汇为单位进行教学，也是一般国际汉语教师教学中所使用的方法，如：讲解生词通过读音、意思和用法，再使用例句理解词义。词本位教学方法在教学方面就比较符合学生语言使用习惯，尤其是有印欧语系背景的学生，但整体的词汇记忆方法对于理解词汇意义的帮助并不大，如成语“安居乐业”，学生认识“安定、生活、快乐、工作”四个词语，但合并在一起后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字本位理论由徐通锵明确提出，字本位理论认为汉字是汉语的基本单位，教授汉字是教授音节与汉字结构、意义的结合，字的教学符合汉字的特点，还符合汉语的特点。吕叔湘也曾指出：“汉语词汇的单位还是一个一个的单字，……,不能把汉字只看作符号，像对待外国语的字母”一样。举实例，以“组合汉语”理论中“二合法”来看，吕必松先生认为汉语教学应当遵循

“1+1=1”的组合方法，例如：

我+们=我们

学+习=学习

汉+语=汉语

学习+汉语=学习汉语

我们+学习汉语=我们学习汉语

从以上各级语法单位的划分来看，很明晰地发现字本位教学中有一个问题：对于“字”的定义概念划分不甚明了，且这种论述对汉语语法教学问题效用不大，如果将所有的词汇划分为“我+们=我们”，从语素的层面来看，以字本位教学能很容易解释清楚表示事物、现象词汇意义的实语素，那么对于表示语法作用的虚语素就无法进行详细的解答。以字为本位教学过度夸大了汉语中“字”的作用。

从以上字本位教学缺点中也可以看到语素本位教学的缺陷，如何处理语素义与词义的关系，很多词义不是语素义与语素义的简单相加，如何讲解附和的隐含义，尤其是大量的文化负载词，在以语素本位的教学中学生自学是无法体会的，只有通过教师有意识地教授才能理解，如：“经历了风雨，我们才得以成功”中的“风雨”就不是简单的语素义的相加，就不能使用语素本位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

根据上述论述，不论是词本位教学法、字本位教学法，还是语素教学法，在进行词汇教学的时候不可能仅使用一种方法，考虑通过总体设计为教学对象、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路子和教学方法的确定从教学对象的特点出发，在不同教学阶段运用不同教学方法，才能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语言要素教学

汉语的语言要素包括语音、汉字、语汇和语法。本书的第六章和第七章从要素本身和教学两个方面对上述四个部分进行了介绍和描述。其中，我们想就“汉字教学”的部分进行重点的讨论和思考。

书中在介绍“关于部件的称说”时提到“学习汉字的部件，必须记住部件

的名称。但是迄今还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部件名称。”书中用“首字+部+尾字”的统一格式称说具体汉字中的部件。例如：

宀（宝）：宝部头	辶（是）：正部底	冫（冰）：冰部旁
乍（作）：乍（zhà）部 边	辶（过）：走部框	玉（国）：玉部心

这里笔者提出两点质疑：

1. 因为没有统一的部件名称，教师在教学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的困惑，告知学生怎样的部件名称最为合适成为问题；

2. 如果采用上文提到的格式来称说部件，对于母语学生，可能能够接受，但是，对于汉字基础薄弱的汉语学习者来说，“正部底”“冰部旁”“乍（zhà）部边”等这样的名称本身就是陌生而又难以理解和记忆的。“必须记住”，对于教学方或是学习方，都会产生不小的负担。从实际教学情况来看，根据图示法和联想记忆，学生可以很快记住“宀”的字形，并且根据字形很容易理解和记住“宀”表示房顶（roof）的意思。

所以这里建议，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初级阶段，可以暂时跳过部件具体名称的教学，只用告知学生部件有名称，让他们先记住部件的“形”和代表的“义”，能够达到利用部件帮助识写汉字的教学目标就可以了。老师需要用一一个常用名称来固定称呼某一个部件，但可以用动作、图画或者英语给出提示，不必强求学生一定记忆该名称。

类似的，书中在陈述“用‘二合法’进行汉字形体结构的组合生成教学”时强调“必须要求学生记住每一个笔画的名称”。汉字的基本笔画虽少，但复合笔画繁杂，会加重学生的记忆负担，反复的抄写会使学生对汉字学习产生排斥心理，不利于培养学生对汉字及汉语的学习兴趣（徐贝贝，2016）。笔者认同笔画教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能帮助学生对汉字的结构形成清晰的概念。但是，周健（2007）指出：有的教师特别重视笔画的称呼，要求学生记忆的笔画名称太多，不宜作为对外汉字教学的必用之法。因此可降低学生对笔画名称记

忆的要求（徐贝贝，2016）。所以笔者建议，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初级阶段，可以暂时跳过部件具体名称的教学，只用告知学生部件有名称，让他们先记住部件的“形”和代表的“义”，能够达到利用部件帮助识写汉字的教学目标就可以了。老师需要用一常用名称来固定称呼某一个部件，但可以用动作、图画或者英语给出提示，不必强求学生一定记忆该名称。

在“汉字教学”的部分，没有特别区分“认读”和“书写”的教学顺序。江新（2007）采用实验的方法比较“认写分流、多认少写”和“认写同步要求”两种汉字教学方法的效果。以两组识字和写字起点水平相同的留学生为实验对象，分别实施不同的汉字教学方法，经过3个月的教学实验，结果显示“认写分流、多认少写”组的识字、写字效果均好于“认写同步要求”组。

其次，“对成年人来说，练习写字是学习认字的必经过程，因为只有练习书写，对汉字的形体才能形成深刻的印象，也才能加快记忆。练习写字首先是为了记忆汉字。如果不通过书写练习形成深刻的印象，利用计算机录入也有困难，因为不知道怎样正确选择同音字和近音字”。左颖（2018）借鉴“认写分流”的汉字教学模式，结合电脑、手机等电子设备拼打输入汉字的方式，采用教学实验的方法，以两组识字起点水平基本相同的初级班学生作为实验对象，比较“认写分流”的汉字拼打教学模式和“认写同步”的传统教学模式二者的效果。通过为期十周的教学实验，结果显示采用“认写分流”模式的实验组，识字量相较于采用“认写同步”模式的对照组有着显著提高。

在这里，笔者不是说学习汉字只需要认读，不需要书写。根据输入大于输出原则，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初级阶段，汉字的认读和书写应当作为两项不同的教学任务区别对待，即“认写分流”理念有其自身理论上的科学性（左颖，2018）。从记忆的方法来看，抄写也是记忆字形的一种手段，但是，随着多媒体的运用和对外汉语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教学资源开发，利用网络、app的平台，通过电子打字、游戏竞赛等形式，大大丰富了记忆汉语音形义的方法，从而增强学习汉语的趣味性，减少压力和畏难情绪，提高学习效率。

四、言语技能和言语交际技能的训练

言语技能和言语交际技能的训练并不是孤立于语言教学之外的，听、说、读、写这四项言语技能与语言要素的教学是紧密结合的，因此也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针对“说话训练”，作者提到：“课堂教学的过程是学生参与交际的过程”那么怎样使课堂教学成为交际的场所呢？除了书中提及的“让每一位学生开口”，笔者认为更要引导学生“抢着说”，提高学生自主性，使学生积极参与课堂；在做练习时，教师要选择无限接近语言交际的练习，要给他们创设各种情景，鼓励他们像演戏一样，把情景用中文展现出来。师生交流促进交际活动的开展，激发学生表达的激情，从而实现教学过程的交际化。在说话和阅读训练部分，朗读训练对初级阶段汉语学习者有好处，但是这部分并没有将其列入中高级阶段的教学中，笔者认为中高级阶段的朗读训练不可忽视，特别是成段朗读。许多进入高级阶段的学生依然不能自然、完整地表达自己对某一问题的见解，仍停留在语句交流阶段；而朗读除了可以帮助学习者培养汉语语感，掌握节奏还可以培养学生语言表达的流畅性并有助于减少语用失误率。可见，朗读是语言教学中的重要环节，无论在哪个学习阶段都是不可缺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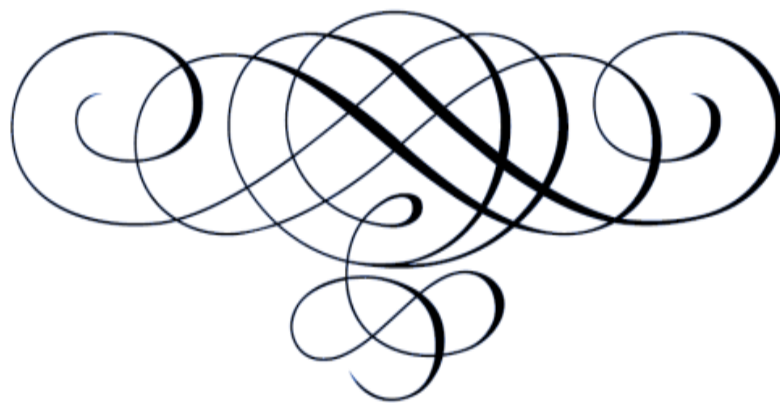
就写作训练而言，批改作业时“有些错误学生会自动改正，所以不必见错就改，改得太多会影响学生的学习信心”，此处非常同意作者提出的“学习者作业中太多的批注可能会给学生造成心理压力”这一观点，但是对于纠错仍需有一个适度原则；虽然不是有错必纠，但是重点常见错误必纠。因为有些错误并不会随着学习者日后的学习自动改正，学生甚至认为这么写没有错，并养成习惯从而出现“化石化”现象，这么一来便难以改正了，因此教师在写作训练批改的部分还是要保持一个“度”。

最后，由于该书中的听、说、读、写训练是分开来叙述的，没有如何对四项技能进行一个整体的规划，使它们能得到相对均衡的发展，笔者创想语言技能就现阶段而言，“四技”教学以远远不满足于当下二语学习者的需求，语言技能学习及教学应当扩充至“语言五技”的要求：即听、说、读、打、写，除传统的“四技”课程外，应当独立设置培训课程，注重培养学生“汉字输入”

的能力；同时在语言教学应拓展该五项技能训练在各个阶段的综合分配，从而给教师们提供参考和帮助。

参考文献

1. Duiwai Hanyu jiaoxue yanjiu lunwenji. (1999).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 Huabei fenhui lunwenji bianweihui bian.
2. Fan Li, & Gao Dexin. (2005). Qingxu tiaojie jiaoxue moshi yu di' eryuyan ketangjiaolutiaokong. Sichuan waiguoyu xuebao, 21(2), 134-138.
3. Jiang Xin. (2007). 'Renxiefenliu, duorensaoxie' hanzi jiaoxue fangfa de shiyanyanjiu. *Shijie Hanyu jiaoxue*, 2.
4. Li Quan. (2010). Guanyu 'Hanyu nan xue' wenti de sikao.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2), 31-38.
5. Sun Yanyan. (2002). Zenyang tongguo langdu tigao zhongji jieduan liuxuesheng de kouyu shuchu nengli. *Di qi jie guoji hanyu jiaoxue taolunhui lunwenxuan*.
6. Zhao Yuanren. (1968). *Yuyan wenti*.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7. Zuo Ying. (2018). *Jiyu 'Renxiefenliu' linian de Hanzi pingda jiaoxue fangfa shiyan yanjiu* (Master' s thesis, Beijing Yuyan Daxue)



Wang Yuwei

*Master of Arts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Volunteer Teacher of Confucius Institute at the
State institution “South Ukrainian
National Pedagogical University named after K. D. Ushynsky”,
Odesa, Ukraine*

THE DELIBERATION AND ANALYSIS BASED ON CHINESE AND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This dissertation mainly takes Lu Bisong's Chinese and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as the basic analysis content from Chapter 4 to Chapter 8, also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following parts: teaching Chinese-as-a second-language, teaching language factors, language skills, and language-skill training. These four parts carried out the basic analysis, are discusse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different teaching methods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and some ideas with theoretical teaching methods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teaching Chinese, a second language, language teaching, language factors, language skills.*

